

法医穿越明朝，与亡灵对话、让尸体开口

III

刑名师爷

沐轶 著



YZLI0890123248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法医穿越明朝，与亡灵对话、让尸体开口

III

刑名师爷

沐轶 著



YZLI0890123248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刑名师爷.3 / 沐轶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54-5544-4

I. ①刑… II. ①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9050号

策 划:崔 佳

特约策划:吴增富

图书监制:刘 娟

责任编辑:李 潇 李 艳

特约责编:冯雪雪 小 刀 李 格

封面设计: Plus2Pounds

封面插画:米 米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9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8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0千字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CONTENTS

>> > 目录



第1章	高龄产妇死亡案	1
第2章	闻香识女人	8
第3章	用刑	16
第4章	马桶	23
第5章	机灵的师爷	31
第6章	凶手后面的凶手	38
第7章	又一条人命	45
第8章	狡猾的杀人手法	52
第9章	绝代有佳人	59
第10章	脆弱的情感	66
第11章	孤岛凶案	72
第12章	生死情爱	78
第13章	第一次接触	85
第14章	海上求生	88
第15章	绝处逢生	92
第16章	艳丽生活	99
第17章	女浮尸	104
第18章	洞内春意暖	111
第19章	鬼杀人	118
第20章	白色的老鹰	125

CONTENTS

>> > 目录

第21章	黑夜死神	132
第22章	老鹰的计谋	139
第23章	月夜攻击	146
第24章	行刺	152
第25章	生死一战	159
第26章	月夜截杀	163
第27章	劫持	169
第28章	临死前	176
第29章	行刺温泉	181
第30章	将计就计	188
第31章	锦衣卫	195
第32章	反击	202
第33章	化险为夷	209
第34章	池塘迷案	216
第35章	绝尘小女子	223
第36章	闹鬼的池塘	230
第37章	被人摇死	236
第38章	抵债	242
第39章	疑问	248
第40章	吊唁盘查	252
第41章	真正死因	257
第42章	自认有罪	261
第43章	灵感突然来袭	266
第44章	花粉定案	271
第45章	点绛唇	277

第1章 高龄产妇死亡案

酷热的夏天慢慢过去了，虽然入了秋，可秋老虎依旧时不时地耍下威风。

这一天是中秋节，很多人早早地从集市上赶回家和家人过节，就连集市上的商贩们到了晌午也是匆匆收摊了。

左佳音从自己的佳音山庄移植了几株葡萄树到孟天楚新宅院的院子。飞燕精心设计成了一个遮阳的葡萄架。这天，孟天楚叫人给自己搬来椅子，摆上茶水，在这葡萄架下纳凉。

飞燕从身边走过几次，他都是将扇子遮在脸上。飞燕以为他睡着了，担心蚊虫叮咬，于是拿出一些艾草点燃在他身边熏。夏凤仪从外面回来，见飞燕的样子不禁好笑：“瞧瞧吧，这还不是内人呢，已然做了这些下细的活儿啦。睡的人舒服，辛苦的人幸福。”

飞燕见夏凤仪这么说便不好意思起来。她怕吵醒了孟天楚，走到夏凤仪身边，正要说话，身后的孟天楚坐了起来，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娘子说这话，我怎么听起来这么不顺耳呢？你不对我好，难不成别人对我好了，你又看不下去了？”

夏凤仪笑了笑，将手中的提篮交给一起回来的老何头，然后招呼飞燕：“给我烧个水吧，这个天怎么这么热呢？本想赶紧结了酒馆的生意回来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的，这倒好，饭还没有吃倒生了一肚子的气了。”

孟天楚笑着站起来，走到夏凤仪身边用手中的扇子给她扇风：“娘子辛苦了，这么热的天气若是再吃了一肚子的气，一会儿吃不下我们飞燕做的好吃的，那我的罪过岂不是大了？小生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别生气了，这么大热的天，生什么气啊。吃西瓜吧，方才飞燕已经放了两个到井

下了，一会儿你洗完了澡我就切给你吃。”

夏凤仪那漂亮的丹凤眼闪了闪，看了看身边的孟天楚，哧的一声笑：“就你这嬉皮笑脸的模样，哪像个师爷啊！”

飞燕看他们说笑，也抿着嘴笑了。

夏凤仪见飞燕在一旁乐着，伸出自己的纤纤玉指在飞燕的额头上轻轻地一戳：“有这么好看吗？把我们当戏看了，还不去给我烧水啊。你这个小妮子别以为有你们少爷在后面撑腰就不一样了！”

飞燕笑着跑开了，走到厨房门口转过身，笑着说道：“少奶奶，你不知道你们俩可比戏要好看多了。”

仁和县风天村。

盐商郝天宝宝的家里，中秋这一天却没那么其乐融融，全家人都在忙里忙外。郝天宝坐在大厅里，旁边一个丫鬟轻轻地给他扇着扇子，他有些坐立不安。身高不过一米六五的样子，却要承受着近两百斤的重量，都说胖子怕热，从他的身上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滚！一群没有用的家伙，叫你们来都是吃干饭的，扇个扇子都有气无力的。你们还能够做什么？”郝天宝骂道。他站起来一脚踹在那个丫鬟身上，那丫鬟摔在地上，也不敢说话，赶紧站起来，也不敢走，只是拿着扇子，眼泪汪汪地站在一旁。

“我让你给我滚，你听不懂人话吗？”郝天宝大声地朝着那个丫鬟吼着。

“老爷让你走，你就走吧，愣在那里做什么呢？”话音刚落，一个大约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扭着水蛇一般的腰肢走了进来。那丫鬟像是得了什么命令一般，听那女子一说，赶紧朝那女子福了一礼：“是，二奶奶。”

郝天宝见那女子走到自己身边，嘴角才露出一丝微笑，一下子用肥手将那女子的腰搂到自己的怀里，那女子咯咯地夸张地笑着，也不躲避，就随那郝天宝的手在自己身上乱摸。

“好了，都什么时候了，刚才还一张驴脸，现在怎么变成狼了？”

“我就喜欢我的心肝翠莲，你是我的小心肝，我搂你抱你亲你都是正

常的，不行啊？”

这时，就听到院子里东厢房那边传来一个女子高一声低一声的嘶喊，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这妖艳女子一把推开了那只胖手：“行！行！行！只是啊，你听你那个大老婆杀猪一般的嘶叫声，想是谁也没有心情和你做些什么了。难道老爷你还有心情吗？”

翠莲从郝天宝的怀里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朝东厢房望去。那被说成是杀猪一般的声音还在此起彼伏，只是声音已如强弩之末，有气无力的了。她不屑地笑了笑，坐在了靠门的椅子上，将外衣褪去一半，露出白嫩嫩的肩膀拿着扇子扇着。

一旁的郝天宝看着她那个样子，使劲地咽了咽口水，翠莲转过身去妩媚地给那肥头抛了一个媚眼，那肥头终于忍不住站起来就要关门。

“别啊，这么热的天，你关门不是要成心热死我吗？”

“那不关门怎么可以呢？你看这门前人来人往的。”郝天宝眼睛盯着翠莲衣裳下若隐若现的胸部，又要去关门。

“瞧你那猴急样子，别忘记东厢房的人还在给你生孩子呢！生了大半天了还没生下来，人家和你成亲这么十几年，吃了多少药才怀上这个种啊，你还是重视一下吧。”

郝天宝听翠莲这么一说，肥头就耷拉了下来，像摊烂泥一样坐在了翠莲的旁边，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了，别想了，晚上人家在房间等你还不行啊！现在多热啊，完了还要洗澡，可这个时候谁还有时间腾出手来给你烧洗澡的水呢？”

“还是我的莲儿贴心，知道疼我！”

“那是，要不我今天不还是这个园子里一个丫鬟？”说罢，妩媚一笑，颇让人荡气回肠。

孟天楚被飞燕酿的桂花酒给灌得有些晕了，歪着脑袋靠在夏凤仪的身上。夏凤仪怜爱地随他就这么靠着，不一会儿，孟天楚发出了均匀绵长的鼾声。

飞燕看着孟天楚那憨憨的样子，低声对夏凤仪道：“奶奶，我们还是把少爷扶回房间去睡，虽说现在这个天气在外面是最凉爽的，但是蚊虫最爱叮咬他了。”

“不碍事的，让他就这么睡吧。你也知道，他这个样子睡不了多长时间，从前这点儿酒哪里可以灌醉了他，只是今天大家都和他喝，想是喝得急了一些，应该一会儿就醒了。”

飞燕看夏凤仪坚持，也就不再说什么，自己走到水井边取西瓜去了。

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着清凉香甜的西瓜。门房韩妈匆匆进来说：“少奶奶，衙门宋捕快来了，说有急事。”

夏凤仪道：“看吧，就知道少爷没有睡觉的命，想是又有案子来了，叫他进来吧。”

宋翔宇进来后，见孟天楚正靠在夏凤仪肩膀上酣睡，有些为难地看了看夏凤仪。

夏凤仪就用那个才拿过西瓜的冰凉的手放在孟天楚的额头上，孟天楚被这么一冰，眼睛睁开了。

宋翔宇赶紧走上前去：“师爷，你怕是睡不成了，城西的风天村出了人命官司了，刚才有个叫吴来的人报案，说是他姐姐被当地的一个稳婆给害死了，一尸两命呢。知县大老爷说刑名案件都交给您处理了，还得您辛苦一趟，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老爷说如果是命案，就委托您立案侦破。”

“这蔡老头真够懒的！什么都推给我了。他倒逍遥自在。”孟天楚拿起一片西瓜，一边啃着，一边含糊糊咕了一句，“唉，这大过节的也不让人安生。”

后面这句话飞燕听清楚了，附和道：“是啊，真是可怜，大过节的出这等事情！”说着递给宋翔宇一块切好的西瓜。宋翔宇道了声谢，然后接过来。这么热的天来块西瓜还真是解暑。

“飞燕，你说的这话还真是可爱了，我就不知道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是过节就不允许死人啊！再说了，就算是有这个规定，那阎王爷要收了他，

我们也留不住。”孟天楚边啃西瓜解酒，边和飞燕嚼嘴皮子。

夏凤仪吩咐飞燕给他拿了一个冰的毛巾让他擦了擦脸，他觉得清醒多了。

“好了，快去吧，人命关天的事情，你还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啊！”夏凤仪嗔道。

“好了，走吧。还是我娘子比我有敬业精神！”孟天楚笑着站起来往门口走，宋翔宇赶紧跟着。

“炯雪叫了吗？王捕头呢？”孟天楚问。

“都在衙门口候着呢！”宋翔宇忙答道。

“你们今天还是很神速嘛！”

“多谢师爷夸奖，那是应该的，不然要挨骂了。”宋翔宇讪讪地说道。

仁和县风天村郝府。

郝天宝蹲坐在大厅前的石阶上，此刻他的脸上找不到一丝一个富甲一方商人的优越感和傲气了。

下人们开始将大厅设置成灵堂。郝天宝的管家镇江是一个能干的四十来岁的男人，在郝天宝家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年了。此刻，他正指挥着下人填报表的填报表，买东西的买东西。见郝天宝坐在石阶上，便走过来宽慰道：“老爷，节哀顺变！你这样坐着，身体怕是吃不消啊！”

郝天宝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站起身，身体有些摇晃，镇江赶紧扶住。

“唉！我郝家一直是家丁兴旺，难不成在我这一代居然要绝后吗？老天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

镇江将郝天宝扶进大厅坐下，安慰道：“老爷，不要想那么多，您还年轻，而且二奶奶也才过门，等着给您传宗接代呢。”

郝天宝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站在不远处西厢房的翠莲靠在门上，像是看热闹一般看下人忙里忙外，嘴里嗑着瓜子，样子悠闲得很。

这时，一个下人来通报，说是衙门来人了。

郝天宝一脸茫然地站了起来：“衙门来做什么？”

.....

孟天楚、慕容迴雪、王译、宋翔宇等十几人来到风天村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报案人吴来一路上都在絮叨哭泣，说是自己姐姐在这个郝天宝家中是如何受委屈，如何被那妖艳的小妾欺负，如何死得冤枉，听得孟天楚天都大了。

好容易到了郝天宝住的地方，虽说这只是一个村子，但是这个村庄因为离杭州城不远，而且这个村子很多人家都在做生意，所以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王捕头找来村里里正，一起来到郝府。

孟天楚站在郝天宝的宅子门前看了看，慕容迴雪在一旁说道：“师爷，这宅子好气派，一点儿也不比我们的衙门逊色。”

孟天楚哧的一声笑，低低的声音对慕容迴雪道：“你这个话也就只有在我的面前说说，若是让咱们蔡知县老头知道了，这还得了？”

“嘻嘻，还说我，师爷您自己还叫人家蔡老头呢。”

这时，王捕头已经上前通报，郝天宝慌慌张张迎了出来。

报案人吴来一见郝天宝，哭叫着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服领子就要拼命：“你这个杀千刀的，还我姐姐来！我姐姐在你们郝家做牛做马十几年，如今不仅找了年轻的来气我姐姐，还要置她于死地，你好狠毒啊！”

郝天宝想是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被眼前这个人的样子给吓住了，任由他摇晃着。

“住手！事情没搞清楚，别乱来！”孟天楚走上前喝道。

吴来这才松了手，只是嘴上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孟天楚听吴来的话，知道站在自己眼前这个肥得跟猪一样的男人就是郝天宝，也就是吴来要告的那个人。

孟天楚沉声道：“郝员外，鄙人是仁和县刑名师爷孟天楚，适才这吴来报案说你害死了他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娘子。知县老爷命鄙人前来侦破

此案。”

郝天宝感到身子发虚，指着吴来，声音哽咽道：“你姐姐死了你就去告我？那我告谁去？又不是我杀了我家娘子，你告我做什么？”

孟天楚道：“是不是你杀的，本师爷自然会查清，带我们去命案现场。”

郝天宝忙带着他们来到东厢房，也就是郝天宝娘子吴小妹的房间。

房子已经被清理了出来，但是仍然可以闻到一股很大的血腥味。死者已经清洗过，准备入殓，现在还停放在床上。

孟天楚走上前，仔细端详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一般的那个女人。

“郝天宝艳福不浅，这个女子还真是长得有几分姿色。”捕头王译在一旁低声感慨道。

孟天楚点了点头：“是啊，只是红颜薄命，死得早了些。”

“也不早了，看样子这妇人都差不多快四十了呢。”

“是啊，这年纪生育，风险很大。”

慕容迴雪已经备好笔墨，随时等孟天楚开始工作。

孟天楚先进行了体表检查，没有发现明显外伤创口。

将死者吴小妹死亡时在场的丫鬟叫来询问过程，得知吴小妹当时难产，生了好久都没生下来。稳婆进行按压腹部催产接生，后来就大出血，然后死了。

按压催产？孟天楚皱眉嘀咕了一句，这必须要手法娴熟，否则容易造成大出血或者导致胎儿窒息等医疗责任事故。

是不是责任事故导致的大出血呢？

孟天楚沉吟片刻，将郝天宝叫了过来：“既然有人告你谋杀，鄙人必须查清楚你娘子的真正死因。由于你娘子是大出血而死，大出血的原因很多，有她身体自身的原因，也有外力不当造成的，又或者是蓄意引起的。总之，死因没查清楚，就不能排除谋杀的可能，你明白吗？”

“小人明白。”郝天宝不过是个乡村的土财主，还是很怕惹麻烦的。他点头哈腰陪着笑说道。

第2章 闻香识女人

孟天楚续道：“要查清楚你娘子的死因，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需要进行解剖，鄙人想听听你的意见。”

郝天宝面露为难之色：“这个……师爷……怕是不好吧。”

“我知道解剖你的亲人，你肯定有些接受不了，那你告诉我，我要怎样才能知道你娘子究竟是怎么死的？”

“那，刚才师爷都说了，难产大出血死的啊。”

“为什么会出现大出血？”

“这……”

“是你叫稳婆用引产针刺的吗？”

“不！不！小人不敢。”

“那是稳婆按压催产手法不当？”

“这……小人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不解剖也不知道，你让我回去怎么给知县大老爷交待呢？又怎么处理这件案子呢？”

孟天楚将知县大老爷抬出来，郝天宝不敢再说什么，一个劲儿哈着腰点头。

孟天楚又道：“现在吴来说你杀了他姐姐，而你现在又拒绝鄙人进行尸体解剖，那鄙人只能怀疑你心中有鬼了。”

“小人冤枉啊，小人不知道其中利害，一切全靠师爷做主吧。”

“这就是说，你同意对你娘子进行尸体解剖了？”

“……是，为了洗脱小人冤屈，小人同意了。”

孟天楚笑了笑，挥手让他出去，并让所有人回避，只留下慕容迥雪作

记录。

经过尸体解剖，发现吴小妹尸体盆腔和子宫周围积血达一千两百毫升，还不包括外出血量。

在子宫壁发现一条破裂口，长十八厘米。对肺部进行切片镜检。发现肺严重羊水栓塞导致窒息，失血性休克系主要死亡原因，内窒息加速了死亡进程。

子宫里的羊水居然跑到了肺部，结合子宫壁的破裂口分析，确认其肺部羊水栓塞是由于分娩时不当用力按压子宫导致子宫破裂，羊水从破裂口进入血液循环，到达肺部发生栓塞。

因此，子宫破裂是导致死亡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

结合当时在场的丫鬟关于稳婆进行腹部按压催产的证言，初步确定造成如此长度的子宫破裂的原因，应该是稳婆的按压引产术使用不当造成。

尸体解剖完毕，慕容迴雪有以往的经验，已经慢慢有些适应了，这一次倒没有再呕吐，从容完成了全部解剖记录。

孟天楚缝合尸体之后，转身出门，对门口的捕头王译吩咐道：“把那稳婆给我叫来，我有话要问她。”

出了这么大事情，这稳婆倒还没敢离开郝府，所以，不一会儿，王译便把五十多岁的稳婆带来了。

那老太婆想是见这样的事情多了，倒也不怕，站在那里很是镇定。

孟天楚坐在房间靠窗的一个椅子上，眯着眼睛问：“你就是给吴小妹接生的稳婆？”

“老身正是。”

“你叫什么名字？”

“曹氏。”

“今年多大？”

“五十三岁。”

“为别人接生有多长时间了？”

“整三十年。”

那稳婆的话音刚落，孟天楚呼地站了起来，眼睛紧盯着曹氏。那稳婆神情有些慌乱，将头低了下去，看在地面上。

“如何不敢看我？”孟天楚沉声道。

“老身是草民，哪敢看师爷呢？”

“哼！怕不是这个原因吧。”

“草民想的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什么原因。”

“根据当时在场的丫鬟作证，你给产妇进行了按压催产，对吧？”

稳婆身子轻轻颤抖了一下，这才低声道：“是，产妇年岁比较大，胎位不正，导致产程过长，后来已经无力娩出，老身不得已使用了腹部按压催产。”

“这就是了！”孟天楚给王译一挥手，王译上前将那曹氏扭住就往外走。那曹氏慌了：“你要做什么？”

王译冷冷地看了看她：“带你回衙门治罪。”

“天哪！我接生几十年还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情，常言说得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死了人很正常啊，若每次都因为我接生死人了人而要将我治罪，我死了多少回了！”

孟天楚吩咐把稳婆押回来，说道：“你接生三十年，一共死了多少产妇？有多少是大出血死的？姓甚名谁？——说来，我们要一一核对。”

稳婆迟疑了一下：“这……这谁能记得住啊。”

“记不住？嘿嘿，你接生三十年，这催产手法应该是很娴熟的吧？”

“是，老身不是自夸，这催产技术在杭州还是排得上号的。”稳婆面有得意色。

“这就是了，你既然技术娴熟，怎么会造成产妇血崩呢？”

“血崩这……这再高明的稳婆，也没办法完全避免这种可能啊！”

“产妇子宫破裂口差不多半尺长，很明显，这绝对不是一时用力过猛，而是故意乱整，唯恐不破似的。你既然当稳婆三十年，用这种手法，只怕不是存心，也是玩忽职守！当然要拿你问罪，根据调查情况，再依律处罚。如果是存心的，嘿嘿，只怕你颈上人头不保！”

稳婆大惊失色，连连磕头：“师爷，老身没有乱整啊，都是按照正常手法催产的，谁知道……老身冤枉啊……”

“是不是冤枉，鄙人会查个水落石出，带下去！”

王译将稳婆揪出房门后，吩咐手下捕快将她锁起来带走了。

孟天楚走到院子里，吩咐捕快将郝家的下人都叫到屋檐下等候问话。

郝天宝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一般，还是坐在老位子，头耷拉着，也不说话。那吴来也是远远地蹲在一个屋檐下，很伤心的样子在抽泣着。

孟天楚在院子里环顾了一下，突然发现西厢房有个二十几岁的女子，穿着暴露，打扮也十分媚俗。那女子想是一直注意着他，见他在看着自己，故意扭动着腰肢，卖弄着风骚。

孟天楚招手叫了郝府一个家仆问那女子是谁，家仆说是郝老爷的妾室，以前是郝府的一个使唤丫头。

乌鸦变凤凰？孟天楚心里笑了笑，决定过去领教领教。

翠莲见孟天楚微笑着朝自己走了过来，把胸脯挺得更高了。心里做着美梦：这个年轻的师爷真是长得十分俊朗，尤其是他那嘴角一抹坏笑，真是迷死人。比起郝员外那肥猪，不知道强多少倍，若是和他销魂一夜，定是绝美的事情。

孟天楚还没有走到那翠莲身边，就闻到一股很浓的香味。想是那郝天宝富甲一方，对这个小妾也是不赖，一闻这个胭脂的味道，就晓得价钱不低。

只是这女子在炎炎烈日下还能够让这脸上抹这么多的东西，就不怕太阳一晒一流汗，把这脸蛋变成一个画板，画成一幅水彩画。

那翠莲只是盯着孟天楚痴痴地看，口水都要流出来的样子，站在一旁的慕容迴雪，看着忍不住想笑了。

孟天楚刚走到那香气扑鼻的美人面前，还没有说话，突然一皱眉，又折身往回走。

翠莲忍不住叫道：“哎，这位师爷想是有什么要问小女子的，怎么又走了呢？难道还怕我吃了你不成？”

孟天楚转过身去，依旧微笑着：“本来是要问的，但是今天天气格外的闷热，还是等哪天凉爽一些再问也不迟。”

那翠莲听孟天楚这么一说，咯咯笑了起来，像一只发春的小母鸡：“师爷，你还真逗！问我话还要挑天气不成？”

慕容迴雪哼了一声：“我们师爷的意思是，这天太过闷热，他怕长时间站在你的身边，闻着你那体臭会晕厥过去。”

“你……你……你什么意思啊？”

“知道你家有钱，但是这胭脂、香脂也不是这么抹的。多了，不是香，反倒是臭了。你自己不怕熏，我可怕被你熏坏了！”

“咯咯咯……嘻嘻嘻……”等在一旁的下人平日里被这个昔日和自己一样的女子欺负够了，如今有人出头，这般羞辱了她，自然不甚欢喜，都在一旁偷笑。

那翠莲见自己这般的无脸，便要起泼，往地上一坐，鬼哭狼嚎起来。

那郝天宝坐在大厅里，一天这样被折腾，门外看热闹的乡亲也是越发的多了起来，没有想到这个女人还闹了这么一出，他赶紧招呼身边的管家镇江：“快去，把这个小冤家给我拽回屋子里去，还嫌不够丢人吗？”

镇江听了，赶紧吩咐丫鬟去搀扶翠莲，自己陪着笑脸：“二奶奶，您快起来回屋里去吧。老爷吩咐了的。”

“我不，连这个小小的师爷都敢耻笑我，我不活了……呜呜呜……”

这女子显然被那郝天宝娇宠坏了，也不管别的，兀自号啕大哭。管家镇江看了看坐在地上不依不饶的女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孟天楚笑道：“你不活了？哈哈，那岂不是便宜了别的女子？”

“你什么意思？”翠莲突然不哭了，抬头不解地看了看孟天楚。

“是啊，这郝家没有了女主人，你若是也死了，我们郝员外自然是要找一个女人来管这个家，替他延续香火啊！”

镇江赶紧将孟天楚的话接了过来说：“师爷说得对，二奶奶您要好好地想一想啊！”

那翠莲果然不哭了，却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呼地跳了起来，